

名家笔下

衣食住行



食无求饱是为禅

梁实秋等著

中国散文

精品选读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名 家 笔 下

衣 食 住 行

食 无 求 饱 是 为 禅

梁实秋等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食无求饱是为禅：名家笔下的衣食住行 / 梁实秋等著；
老品选编. —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7.8
(中国散文精品选读)

ISBN 978-7-5078-1199-5

I. 食... II. ①梁... ②老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现代 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80226号

食无求饱是为禅——名家笔下的衣食住行

著 者	梁实秋等
责任编辑	姚 兰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 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206 千字
印 张	20
印 数	5000 册
版 次	2007 年 8 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07 年 8 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1199-5 / I · 45
定 价	29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曹靖华	忆当年，穿着细事 且莫等闲看 / 1
梁实秋	衣裳 / 7 北平的零食小贩 / 11 酱菜 / 18 雅舍 / 19 旅行 / 23
王 力	衣 / 27 奇特的食品 / 29 住 / 33
施蛰存	手帕 / 35
孙 犁	鞋的故事 / 39 吃菜根 / 43 住房的故事 / 45
周作人	故乡的野菜 / 48 乌篷船 / 50
叶圣陶	藕与莼菜 / 53
郑振铎	宴之趣 / 56
文载道	食味小记 / 62
孙伏园	绍兴东西 / 69

叶灵凤	家乡食品 / 72
谢冰莹	故乡的烤红薯 / 78
钱歌川	吃鸡赘语 / 81
李一氓	征途食事 / 87
黄苗子	豆腐 / 96
郭 风	稀饭和地瓜 / 101
汪曾祺	故乡的食物 / 108 食豆饮水斋闲笔 / 113 贴秋膘 / 122
张中行	食无求饱 / 126 吃家乡饭 / 132 吃瓜 / 137 啞麦榆钱 / 142
郑逸梅	姑嫂饼别饶风味 / 146
王 蒙	我爱喝稀粥 / 148
林斤澜	花生米、豆腐干、 火腿、稀粥 / 153 馄饨民俗 / 158 汤圆涉外 / 160
刘绍棠	榆钱饭 / 163
莫 言	吃事三篇 / 168
贾平凹	手把羊肉 / 191
陈建功	“涮庐”闲话 / 194
郁达夫	记风雨茅庐 / 199
老 舍	“住”的梦 / 203

旅行 / 206

陈从周 陋室新铭 / 211

茅 盾 天窗 / 213

杨振声 书房的窗子 / 215

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/ 219

吴伯箫 山屋 / 223

秦兆阳 造屋记 / 228

胡品清 我藏书的小楼 / 236

余光中 沙田山居 / 240
三间书房 / 244
逍遥游 / 246

余树森 旧居赋 / 254

陆星儿 我住过的房子 / 257

韩少功 山居心情 / 262

熊育群 仙居 / 273

北 岛 后院 / 278

陈之藩 寂寞画廊 / 284

林语堂 说避暑之益 / 290

朱 湘 徒步旅行者 / 294

梁遇春 途中 / 299

丰子恺 车厢社会 / 307

后 记

曹靖华 (1897 ~ 1987)

原名曹联亚。河南卢氏县人。早年投入五四运动，1921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回国参加北伐，任前苏联顾问翻译。大革命失败后赴苏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、列宁格勒大学任教。1933年回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、中国大学、东北大学任教。抗战期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。建国后为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、主任。曾大量翻译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作品。散文集有《花》、《春城飞花》、《飞花集》等。通行本有《曹靖华散文集》、《曹靖华抒情散文选》。

忆当年，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

幼年读书，遇“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”，曾想：衣所以蔽体、御寒而已，怎么穿得不当，还足招祸？遇孔子“微服而过宋”，曾想：像“万世师表”那样方正、古板，连走路都“行不由径”，吃饭也“割不正不食。”一旦人要杀他，为了避免人注意，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？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，当年都不求甚解，终以不了了之了。

辛亥革命初年，我满身“土气”，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，到县城考高小。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：“进城考洋学堂，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，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。”

我毫不知天高地厚，一片憨直野气，土铤一样，这么铤

了一句：“考学问，又不是考衣服！”

这一铤非同小可，把对方的眼睛铤得又大又圆了。他连声说：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言之有理！有理！”

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，还是正语。不求甚解，仍以不了了之了。

总之，书是书，我是我。不识不知，书本于我何有哉！

“五四”风暴中，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，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。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，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。“土气”之重，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，真是天上人间了。

如此“土气”的穿着，加之满口土腔，甚至问路，十九都遭到白眼。举目所至，多为红红绿绿，油头粉面。不快之感，油然而起。碰壁之余，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。我咀嚼、回味……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，才恍然大悟：甚矣，穿着亦大有文章也！

鲁迅先生在《上海的少女》一文中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在上海生活，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。如果一身旧衣服，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，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，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。所以，有些人宁可居斗室，喂臭虫，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，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。”

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。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，这姑且放下不表。

且说当年北京，我总觉有所不同。尽管岁月飞逝，人事沧桑，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“江山”，总稳如磐石。男女老幼，富贵贫贱，无不甘为“顺民”。春夏秋冬，时序更迭，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。酷暑盛夏，儒雅之士，尚嫌它厚，改换纺绸、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。但其实，那也不见得真穿，出门时，多半搭在肘弯上做样子，表示礼貌罢了。短促的酷暑一过，又一元复始了。其他季节，不管“内容”如何随寒暖而变化：由夹而棉，或由棉而皮，也不管怎样“锦绣其内”，外面却总罩着一件“永恒的”蓝大褂。实在说，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：价廉、朴素、耐脏、经磨，宜于御风沙……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，更觉相宜，这不仅使他雪人似的一出教室，轻轻一挥，便故我依然，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，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，使他侧身“士林”，满可无介乎怀了。

不仅如此。在豺狼逞霸，猎犬四出的当年，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，在于它的“鱼目混珠”。但其实也不尽然。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，而竟不知所终者，实大有人在！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，蓝大褂毕竟“吉祥”得多了。这虽然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呵。

某年秋夜，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。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，惊慌地说：

“呀，洋马褂！不行，换掉，换掉！”

我窘态万状，无言以对。殊不知我失掉“民族形式”的装备已久矣。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

褂，给我换上，就讲起北平的“穿衣经”来。

实在说，我向来是不喜欢“洋马褂”，钟爱蓝大褂的。不过这以前，此一地，彼一地也。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，其引人注目，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。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，恰是“适怀我心”了。

不久，我就穿着这“适怀我心”，而且又能“鱼目混珠”的蓝大褂，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。

不知怎的，也许因为久别重逢，分外兴奋了吧。我这如此“土气”的蓝大褂，昨天整整半日，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现。第二天用过早饭，一同登楼。坐定之后，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。窗明几净，鸦雀无声，旭日朗照，满室生辉。我们恬淡闲适，万虑俱无。如此良辰，正大好倾谈境界也。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，就像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，把我这“是非之衣”一打量，惊异地说：

“蓝大褂！不行，不行。还有好的没有？”

我感慨地说：“北方之不行也，洋马褂……”

他没待我说完，就接着说：

“南方之不行也，蓝大褂呀！洋马褂倒满行。还有好的没有？”

我一面答有，一面把那顿成“不祥之衣”的蓝大褂下襟，往起一撩，露出了皮袍面：这是深蓝色的，本色提花的，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。堪称大方、素雅，而且柔和、舒适。

鲁迅先生一见，好像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，喜不自胜地

地说：

“好，好！满及格！”

他放心了。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：

“没事别出门。真要出门时，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。此地不流行。否则易被注意、盯梢，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！”

当时的确是“沪上实危地，杀机甚多，商业之种类又甚多，人头亦系货色之一，贩此为活者，实繁有徒，幸存者大抵偶然耳。”

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，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，皮鞋擦光等等。蓬首垢面、衣冠不整、外表古怪，都足引起注意，闹大乱子。连举止也都要留神……

“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。”

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一句，又点起一支烟，吸了一口。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，接着说：

“在上海过生活，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，也处处引起麻烦。我就遇到过。”

他又喷了一口烟，停顿了一下，用说故事的口气，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，一边说起来：

有一次，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，到一个相当讲究的饭店，访一个外国朋友。饭店的门丁，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走后门去！”

这样饭店的“后门”，通常只运东西或给“下等人”走的。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，从后门进去，到了电梯跟前，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，连手都懒得抬，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走楼梯上去!”

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，会见了朋友，聊过一阵天，告辞了。

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，有一种惯例：从来送客，只到自己房门为止，不越雷池一步。这一点，饭店的门丁、开电梯的，以及勤杂人员等等，都司空见惯了。不料这次可破例了。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，送上电梯，陪我下了电梯，一直送到正门口，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，而且望着我的背影，目送着我远去之后，才转身回去。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，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……

他喷了一口烟，最后结束说：

“这样社会，古今中外，易地则皆然。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。”

(1961年9月3日)

梁实秋（1903～1987）

原名梁治华，字实秋。原籍浙江杭县，生于北京。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，以新诗创作显露才华。1923年赴美留学，回国后在东南大学任教。1928年主编《新月》杂志，成为新月派的首领。以后，又执教于青岛大学、北京大学。1949年到台湾，曾任台湾师大文学院院长。梁实秋既写散文又写评论，兼长翻译，成就非凡。主要散文作品有《雅舍小品》、《清华八年》、《秋室杂忆》、《槐园梦忆》。译作有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通行本有《梁实秋散文》（4卷本）。

衣裳

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：“衣裳常常显示人品”；又有一句：“如果我们沉默不语，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露我们过去的经历。”可是我不记得是谁了，他曾说过更彻底的话；我们平常以为英雄豪杰之士，其仪表堂堂确是与众不同，其实，那多半是衣裳装扮起来的，我们在画像中见到的华盛顿和拿破仑，固然是奕奕赫赫，但如果我们在澡堂里遇见二公，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，会感觉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。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，确有至理。

中国旧式士子出而问世必须具备四个条件：一团和气，两袖歪诗，三斤黄酒，四季衣裳；可见衣裳是要紧的。我的一位朋友，人品很高，就是衣裳“普罗”一些，曾随着一伙

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，后来走出饭店，便再也不得进去，司阍的巡捕不准他进去，理由是此处不施舍。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，结果是巡捕引他从后门进去，穿过厨房，到账房内去理论。这不能怪那巡捕，我们几曾看见过看家的狗咬过衣裳楚楚的客人？

衣裳穿得合适，煞费周章，所以内政部礼俗司虽然绘定了各种服装的式样，也并不曾推行，幸而没有推行！自从我们剪了小辫儿以来，衣裳就没有了体制，绝对自由，中西合璧的服装也不算违警，这时候若再推行“国装”，只是于错杂纷歧之中更加重些纷扰罢了。

李鸿章出使外国的时候，袍褂顶戴，完全是“满大人”的服装。我虽无爱于满清章制，但对于他的不穿西装，确实是很佩服的。可是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，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。我忆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装的一幕。那时候西装还是一件比较新奇的事物，总觉得是有点“机械化”，其构成必相当复杂。一班几十人要出洋，于是西装逼人而来。试穿之日，适值严冬，或缺皮带，或无领结，或衬衣未备，或外套未成，但零件虽然不齐，吉期不可延误，所以一阵骚动，胡乱穿起，有的宽衣博带如稻草人，有的细腰窄袖如马戏丑，大体是赤着身体穿一层薄薄的西装裤，冻得涕泗交流，双膝打战，那时的情景足当得起“沐猴而冠”四个字。当然后来技术渐渐精进，有的把裤脚管烫得笔直，视如第二生命，有的在衣袋里插一块和领结花色相同的手绢，俨然像是一个绅士，猛然一看，国籍都要发生问题。

西装是有一定的标准的。譬如，做裤子的材料要厚，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装裤，光线透穿，真是骇人！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，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，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，颜色惊人的衬衣，如火如荼的领结，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，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。所谓洋场恶少，其气味最下。

中国的四季衣裳，恐怕要比西装更麻烦些。固然西装讲究起来也是不得了的，历史上著名的一例，詹姆斯第一的朋友白金翰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二十五套。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。中装比较的花样要多些，虽然终年一两件长袍也能度日。中装有一件好处，舒适。中装像是变形虫，没有一定的形式，随着穿的人身体变。不像西装，肩膀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，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，裤子里面有的是“生存空间”；而且冷暖平匀，不像西装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薄衬衣，容易着凉，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层，特别郁热！中国长袍还有一点妙处，马彬和先生（英国人入我国籍）曾为文论之。他说这种形长袍是没有差别的，平等的，一律地遮掩了贫富贤愚。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蓝长袍，他简直崇拜长袍。据他看，长袍不势利，没有阶级性，可是在中国，长袍同志也自成阶级，虽然四川有些抬轿的也穿长袍。中装固然比较随便，但亦不可太随便，例如脖子底下的钮扣，在西装可以不扣，长袍便非扣不可，否则便不合于“新生活”。再例如虽然在蚊虫甚多的地方，裤脚管

亦不可放进袜筒里去，做绍兴师爷状。

男女服装之最大不同处，便是男装之遮盖身体无微不至，仅仅露出一张脸和两只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线，女装的趋势，则求遮盖愈少愈好。现在所谓旗袍，实际上只是大坎肩，因为两臂已经齐根划出。两腿尽管细直如竹筷，扭曲如松根，也往往一双双地摆在外面。袖不蔽肘，赤足裸腿，从前在某处都曾悬为厉禁，在某一种意义上，我们并不惋惜。还有一点可以指出，男子的衣服，经若干年的演化，已达到一个固定的阶段，式样色彩大概是千篇一律的了，某一种人一定穿某一种衣服，身体丑也好，美也好，总是要罩上那么一套。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，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，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。既是创造，便有失败，也有成功。成功者便是把身体的优点表彰出来，把弱点遮盖起来；失败者便是把弱点显示出来，优点根本没有。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，就感觉我们除了优生学外，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。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，法朗士说得好：“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当中有所选择，你想我将选什么呢？……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，亦不选历史，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。我的朋友，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，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。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，胜过于一切哲学家，小说家，预言家及学者。”

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。所以裸体运动除了在必要的时候之外（如洗澡等等），我总不大赞成。

北平的零食小贩

北平人馋。馋，据字典说是“贪食也”，其实不只是贪食，是贪食各种美味之食。美味当前，固然馋涎欲滴，即使闲来无事，馋虫亦在咽喉中抓挠，迫切的需要一点什么以膏馋吻。三餐时固然希望膏粱罗列，任我下箸，三餐以外的时间也一样的想馋嚼，以锻炼其咀嚼筋。看鹭鸶的长颈都有一点羡慕，因为颈长可能享受更多的徐徐下咽之感，此之谓馋，馋字在外国语中无适当的字可以代替，所以讲到馋，真“不足为外人道”。有人说北平人之所以特别馋，是由于当年的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太多，闲就要生事，在吃上打主意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各式各样的零食小贩便应运而生，自晨至夜逡巡于大街小巷之中。

北平小贩的吆喝声是很特殊的。我不知道这与平剧有无关系，其抑扬顿挫，变化颇多，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，有的沉闷如黑头，又有的清脆如生旦，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，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。细听小贩的呼声，则有直譬，有隐喻，有时竟像谜语一般的耐人寻味。而且他们的吆喝声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不曾有过改变。我如今闭目沉思，北平零食小贩的呼声俨然在耳，一个个的如在目前。现在让我就记忆所及，细细数说。

首先让我提起“豆汁”。绿豆渣发酵后煮成稀汤，是为

豆汁，淡草绿色而又微黄，味酸而又带一点霉味，稠稠的，混混的，热热的。佐以辣咸菜，即棺材板切细丝，加芹菜梗，辣椒丝或末。有时亦备较高级之酱菜如酱萝卜酱黄瓜之类，但反不如辣咸菜之可口，午后啜三两碗，愈吃愈辣，愈辣愈喝，愈喝愈热，终至大汗淋漓，舌尖麻木而止。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，但一出城则豆渣只有喂猪的份，乡下人没有喝豆汁的。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。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。

其次是“灌肠”。后门桥头那一家的大灌肠，是真的猪肠做的，遐迩驰名，但嫌油腻。小贩的灌肠虽有肠之名实则并非是肠，仅具肠形，一条条的以芡粉为主所做成的糍子，切成不规则形的小片，放在平底大油锅上煎炸，炸得焦焦的，蘸蒜盐汁吃。据说那油不是普通油，是从作坊里从马肉等熬出来的油，所以有这一种怪味。单闻那种油味，能把人恶心死，但炸出来的灌肠，喷香！

从下午起有沿街叫卖“面筋哟！”者，你喊他时须喊“卖薰鱼儿的！”他来到你们门口打开他的背盒由你挑选时却主要的是猪头肉。除猪头肉的脸子、只皮、口条之外还有脑子、肝、肠、苦肠、心头、蹄筋等等，外带着别有风味的干硬的火烧。刀口上手艺非凡，从夹板缝里抽出一把飞薄的刀，横着削切，把猪头肉切得出薄如纸，塞在那火烧里食之，薰味扑鼻！这种卤味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但是在煨煮薰制中有特殊的风味，离开北平便尝不到。

薄暮后有叫卖羊头肉者，这是回教徒的生意，刀板器皿刷洗得一尘不染，切羊脸子是他的拿手，切得真薄，从一只